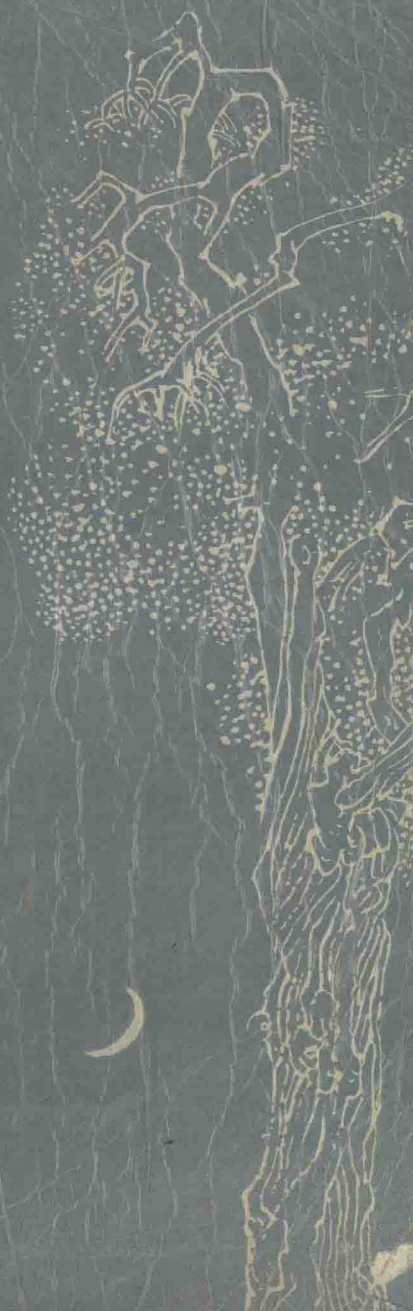


布衣元帅第一部

王占君 著



森林俊杰



● 布衣元帅第一部

王青君 著

绿林俊杰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衣元帅》第一部

绿林俊杰

Lulin Junjie

王占君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5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1/2 插页：3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0

责任编辑：郭 锋

插图：李德庆 方方 晓功

封面设计：杜凤宝

责任校对：潘晓春

统一书号：10158·977

定价：1.80元

内 容 提 要

《布衣元帅》是描写清末民初河南农民白朗率众起义的多部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白朗起义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它历时三载，转战五省，攻克五十多座城市，队伍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十万人。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也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绿林俊杰》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它以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学语言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写了白朗怎样在官逼民反的情况下，由彷徨到坚定，进而团结各路“杆子”，冲破重重困难，聚众起义的艰难历程。展现了一幅民国初年广阔的革命生活画面，成功地塑造了白朗、杜彬、杜黑妞、白瞎子、张礼、杨老财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

小说结构严谨，语言节奏明快，读起来爱不释手，读后余味无穷。是一部难得的文情并茂的历史传奇小说。



王占君近照

袁海波 摄

目 录

- 第一回 烧旱魃弄鬼思美色
舍银元仗义识英雄 1
- 第二回 劝入伙碰壁愈心切
猎假虎引祸尚懵懂 16
- 第三回 拜祈美神冥冥谁佑
惨遭剐刑恨恨难休 30
- 第四回 闹刑场金抓做干证
劫人质黑妞运机谋 44
- 第五回 冰雹雨落地心击碎
女妖精吃人胆吓飞 58
- 第六回 陪寨主把盏存假意
伴娇娘同床无春心 72
- 第七回 意马难拴一厢情愿
乱世投军有苦难言 87
- 第八回 充替身血战鲁山道
报冤仇割肉三清观 101

第九回	寨主赴宴宴存隐患 少妇扑蝶蝶有机关	115
第十回	杨府森森全无好意 松林寂寂伤透芳心	129
第十一回	攀龙附凤杜彬丧志 治狼求狈白朗陷身	144
第十二回	探死牢乔装巧劫狱 受母训立志举义旗	159
第十三回	装病妇空手夺快枪 扮南军假炮破杨府	173
第十四回	喜分粮万民同称颂 齐送饭百姓共心声	188
第十五回	绞尽脑汁杨府搬兵 费尽心机认贼做父	202
第十六回	献宝求亲沦为鹰犬 扶乩请神化做僵尸	216
第十七回	交马岭白朗劫张礼 三里寨黑妞挽狂澜	230
第十八回	山寨军师常思利己 民国管带一切为钱	244
第十九回	民国承大清清多少 王法是儿戏戏如何	258
第二十回	夸海口大摆人头宴 逞豪强夜闯伏牛山	272

第二十一回	战金刚二侠逞骁勇 轰寨栅火炮显威风	286
第二十二回	闯连营三里寨求救 排众议虎狼爬发兵	299
第二十三回	内外夹攻大获全胜 剿抚兼施暗设牢笼	313
第二十四回	心忧手足身入虎穴 药蒙群雄兵围客厅	327
第二十五回	众首领赴宴遭毒手 十九寨聚义举新旗	342
后 记		356

第一回

烧旱魃弄鬼思美色 舍银元仗义识英雄

烈日炎炎，热浪灼人，田野晒得要冒烟，农民心里象着火。从打立春直到大暑，半年来几乎滴雨未降，井涸塘干，溪水断流，清末民初的豫西大地，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干旱。

刚刚入伏后的一天下午，在宝丰县大刘村外，由乡绅杨老财主持的祈雨仪式，在庄重神秘而又略带几分恐怖的气氛中进行。长长的求雨行列，沿牛车道缓缓迤迤行进。最前头，一面长幡引导，上书“神龙降水”四个金黄大字。紧接着便是龙王的泥塑坐像，后跟由人装扮的虾兵蟹将和巡海夜叉。左右是一副泥金对联，八个大字写的是：甘霖雨露，恩泽四方。随后是一群道士，有的诵经，有的击鼓，有的鸣锣，有的敲钹，一路上叨叨咕咕，吹吹打打，煞有介事。队列中间，是一乘两人抬的凉轿，白细布凉篷下，端坐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他身穿蓝细布长衫，上罩团花绸马褂，四楞子脑袋上，扣一顶红玛瑙疙瘩、六块瓦瓜皮帽头，脑后垂一条羊尾巴长的花白细辫。他那双“扁担勾”眼睛半眯半睁，撒气漏风的鲇鱼嘴似张似合。看阵势，看神态，分明他是这祈雨行列的至尊。而那泥胎龙王，至多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这宝丰县的首富，外号“赛石崇”

人都叫他杨老财。他究竟聚敛了多少财富，只怕谁也说不清。宝丰及邻近的鲁山、临汝、郧县，都有他的土地，南阳、洛阳、襄樊有他开的布店、钱庄、当铺、米行，就连汉口、天津、上海，也有他的商号。财大自然势大，在宝丰县他的话就是圣旨，县太爷也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自然这祈雨的每一步骤，都要唯他之令是听。这不，大刘村所有能走路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列队跟在后面，全都手擎柳枝，不住嘴地齐声称颂：“神龙降雨，龙王灵应。”

在大刘村百姓之中，只有一个人不拿柳枝，显得身份与众不同。这人，五尺高个头，瘦弱的身躯，五十多岁年纪，穿一件黑红黄三色相间八卦袍，披散着汗污打络的长发，手执一柄桃木剑。他满面菜色，而又强打精神。因为左目失明，人背后都叫他白瞎子，又因为他会看风水，人当面都称他白阴阳。今日他能受到杨老财青睐，有些受宠若惊，所以格外卖力气。尽管当顶高悬那轮火炉般的赤日，不住射下千万支火针火箭，再加之中午只喝了一碗野菜汤，他被晒得心虚发懵眼冒金星，但，还是竭力迈着庄重的脚步，以在人们特别是杨老财眼中，不失他阴阳先生的尊严。

队列中已经有老人和孩子支持不住了，但是谁也不敢声张，更不敢溜号，他们经受着饥饿、干渴与炎日暴晒的熬煎。终于，祈雨的队伍停下了，这里一片石子沙窝地，上面布满了累累荒坟。发黄的野草，在骄阳下无力地弯倒身躯，几只受惊的田鼠，箭一般钻入漏坟的洞穴之中。齐整整肃立的大刘村百姓，他们心里何尝不比田鼠惊恐，谁能保证灾难不降临到自己头上。

凉轿在地上落稳，白瞎子赶紧上前，躬身而立听候吩咐。杨老财睁开双眼，望见那断碑朽棺，枯骨残冢，一股坟

地独有的腥臭气扑面而来，赶紧用手帕捂住了鼻子，并且向白瞎子一挥手：“查早魃。”

白瞎子向杨老财施一礼，就象领受了张天师法旨一样，转过身来，先重重咳嗽一声，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见他伫立片刻，渐渐似乎忘了自我，先是眼睛发直，继而头如拨楞鼓晃动，头发甩起，八卦衣飘摆，直至手舞足蹈疯魔一般唱起来：

文王八卦后世传，
阴阳五行在人间。
姜子牙朝歌曾卖卜，
他学艺上过昆仑山。
五雷正法镇鬼怪，
漏网妖魔到处钻。
旱魃能使一方旱，
不除旱魃降雨难。
许真君授我斩妖剑，
那怕旱魃飞上天。
白大仙我有识魔眼，

.....

他就这样唱唱咧咧蹦蹦跳跳，在坟地里绕来绕去，手中的桃木剑左戳一下，右插一下。后来，他在地头一座孤坟前停下了。按迷信说法，某地天旱都是因为旱魃做怪，说什么雨气都被旱魃吸去。而所谓旱魃，都是新死不久的未婚女尸。按传统习俗，姑娘死后不许葬入祖茔或其他坟地里，而是另外孤零零地埋在地头，是为孤女坟。对此白瞎子当然知晓，他围绕着地头的孤女坟又转了三圈，趁转圈时借八卦衣的掩护，把随身带来的水葫芦塞拔开，将水均匀地撒下。然



后，把桃木剑往坟尖上一插：“哪里走！”这个程序算是完毕。

白瞎子恢复常态，走回杨老财面前躬身施礼：“禀杨老爷，旱魃找到。此坟下就是。”

“何以见得？”

“您看这烈日高悬，大地全干，唯独这孤坟四周潮湿，旱魃在此显而易见。”

杨老财站起身，围绕坟头查验，边看边不住点头，连说：“果然，果然。”其实他心中何尝不知，这是白瞎子故弄玄虚，但是他要借助这种表演。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相信天旱及早魃作祟，他就可以搞祈雨仪式，借此捞一笔外财，再……想到此他不由暗自得意，仅大刘村这一场，每户出祈雨费两元，他就捞到了二百多元。如此下去，但愿天不降雨，他挨个村子走，就可发一笔大财了！杨老财心中想着鬼点子，脸上却还是一本正经。看后闪在一旁吩咐一声：

“来呀，将旱魃给我掘出。”

站在坟前静观的百姓，此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白瞎子说得活灵活现，又眼见坟堆四周腾腾直冒热气，人们不由得有七八分相信，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瞪大两眼盯着那几个刨坟的后生。很快，腐臭的尸体见了天日，白瞎子又把桃木剑插在女尸胸口，意为镇住旱魃不使其逃遁。

这时，杨老财叫过随行的家丁。从家丁手端的铜盆中，抓出两块铜元。家丁立即喝道：“杨老爷有赏。”其实，这都是大刘村百姓交的祈雨费。

白瞎子赶紧上前接过，用那只还管事的右眼仔细看看，恨不能放在唇边亲上几口。收好铜元，他几乎一躬到地：

“谢杨老爷恩赏。”

杨老财得意地一嘬他那撒气漏风的嘴：“举火炼魔。”

“噫”白瞎子得了铜元，格外透着精神。他也不管腐尸的腥臭，和几个后生一起，用棺材板架好，由他亲自点燃了引火柴。因为已经干透，棺材板很快燃烧起来。腐尸在火中炙烤，皮骨和毛发烧焦，散发出更加难闻的气味。人们都窒息得不敢呼吸，许多人强忍着才没有呕吐。然而，此刻最令人们焦心的并非腐尸的气味，而是那随风吹来飘忽不定的缕缕轻烟。按照烧旱魃的说法，那旱魔被烧到一定时候，其最后一点元气，会化为青烟逃匿，附在一个女人身上。烧尸的烟落在谁身，就说明旱魃附体，这个女子就要被带走，囚禁起来，下身浸入水缸之中，直到天降透雨才能放回还家。杨老财主持祈雨仪式，旱魃女自然要被杨老财带走。人们都有耳闻心中明白，所谓旱魃女一入杨府，就难免被糟蹋的厄运。稍有几分姿色的，人老心不老的杨老财便恣意摧残，玩弄够或不如意的，便赏与亲信走狗祸害。清白女子谁肯受辱？失身之后无颜再见亲人，常有寻死自尽者。因此说，旱魃女十去九不还，谁一旦被指实是旱魃女，无异是天大的劫难。所以此刻人们都提心吊胆，害怕灾难降临到自家头上。

此刻，也是杨老财最忙碌之时，他不是身忙而是眼忙。一对扁担勾眼睛使劲睁到最大，在人群中每一个大姑娘小媳妇身上逡巡不停，唯恐有美貌多娇的丽人在他眼皮底下漏网。他看又看瞅又瞅，目光不觉停在第二排一个妙龄少女身上。只见她油光光的头，白生生的脸，粉嫩嫩的皮，亮晶晶的眼，红润润的嘴，圆溜溜的胸，细颤颤的腰……真是凝眉垂首玉妆就，鲜花无语半含羞。杨老财几乎看呆，心中说没想到大刘村竟有此美艳娇娃。主意当即打定，单等那炼尸的

轻烟往那少女身上飘转，落到别人身上他都只做不见。刚好一阵微风吹来，轻烟把那少女笼罩，杨老财不失时机，用手一指：“她是旱魃女，快镇住元神。”

白瞎子手拿一块巴掌大的黄布，上面画着八卦，是为“镇妖符”。单等杨老财一声令下，他就将符按在旱魃女头顶，镇住所谓的泥丸宫。他正如元帅帐前的大将军一样，挺胸扬眉地等待将令，杨老财这一声点明旱魃女，白瞎子全身一激灵好似挨了五雷轰。止不住身儿抖，手儿颤，两腿发软头冒汗，一只眼里跳金星，灵符落地也没看见。

杨老财看着甚为不满：“白瞎子，快快施符，走了旱魃拿你是问！”

白瞎子哆哆嗦嗦拣起符，颤颤抖抖走上前，又思量好一阵，将符往前排一个老太太头上扣去。

杨老财可着实气坏了：“白瞎子，你莫不是右眼也瞎了！我指的是后面的小姐。”

白瞎子何尝不知，只是他怎能下手往那女娃头上扣符，因为那是他相依为命的女儿白娥呀！此刻，白瞎子那种志骄意得的神气劲，早已烟消云散了。他觉得，插在女尸胸腔的那柄桃木剑，分明是扎在自己心房的钢刀。他实在没有想到，费尽心机卖尽力气到头来竟害了自己。他迟疑片刻，还是回过头去求告说：“启禀杨老爷，她不是旱魃女，她是我的女儿。”

“你女儿？”杨老财略觉惊讶，心中说想不到邈里邈邈的白瞎子，竟养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俊闺女。眼看到嘴的肉他怎能轻易舍弃，便毫不松口地说，“青烟附体，此乃天意，为这一方百姓早承甘露，少不得令爱就要受几天苦了。”

白瞎子眼中含泪：“杨老爷，我只此一女，旦夕为伴，求您格外开恩。”

杨老财越发不悦：“你这是何意，难道她去送死吗？无非囚禁数日，放心，既是令爱，我们善待于她。”

白瞎子怎不知，女儿一去会是什么结果，怎肯把爱女推入火坑，不由得连连做揖：“愿杨老爷看在我效力尽心分上，将她饶恕了吧。”

“你这人真真作怪，她是早魃女乃众目所见。你如认定女儿不是，就请你另找青年女子指实一人吧。”

白瞎子一听这话，感到有了转机，赶紧称谢，然后转过身，面对人群用他那只眼睛搜寻起来。眼前虽然有百余人，但对于村中有多少年轻媳妇、黄花处女，他还是心中有数。因而，他略微一瞥便一目了然。可是他发悸地感到，他的目光落到谁脸上，看到的都是冷漠的敌意。他手里掐着那道符，想给这个扣上又自否定，想给那个扣上还是难以下手。都在一个大刘村居住，平素这些姑娘、媳妇们，见了面大叔长大叔短的，与他们的父母一向和睦相处，自己怎忍心为救自己女儿，而把别人的姑娘媳妇送入虎口，这样做不是丧尽天良吗！白瞎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由仰面长叹：“天哪！我该怎么办？”

杨老财不由冷笑几声，他根本就没想放弃白娥，方才只不过是故意出个难题。看到白瞎子委决不下的情景，他得意地笑了：“天命不可违，白瞎子，你再不扣符，我的人就要动手了。”

白娥见父亲眼泪汪汪，左右难心，看着不忍，强作笑颜说：“爹，您让女儿去吧。”

“不，不，无论如何也不！”白瞎子几乎是仰天疾

呼。

杨老财已经没有耐性了，他对家丁一摆手：“把旱魃女给我绑上”

两个如狼似虎的家丁，立刻扑上去，哪管白瞎子拦挡哀求，哪管白娥挣扎反抗，不由分说就将白娥倒剪双臂上了绑绳。白瞎子几乎发疯，他奔到杨老财面前双膝跪倒：“杨老爷，你不能呀！把女儿还给我！”

白娥那哀切的哭声，白瞎子那声泪俱下的乞求，使在场的大刘村百姓无不为之心碎。他们先是悄声窃议，渐渐一齐发出呼声：“放回白娥，把白娥放回！”

杨老财坐不住竹椅了：“你，你们，放了旱魃女，还想不想下雨。”

众百姓异口同声：“我们宁可旱死，快放白娥！”

杨老财当然不会在百姓面前认输，他心中说不能开这危险的先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他杨老爷的尊严。他使劲把脚一跺：“还反了呢！给我举枪，谁敢捣乱，打死勿论！”

两个家丁立刻把“汉阳造”端起，咔咔拉动枪栓，以增加声势。那年头，这种枪就是上乘了，当地人称“快炮”，足以想见它比被称“笨炮”的打铅弹的土铳，威力大多了。这两支快炮确实把人们镇住了，就连白瞎子也傻眼了。杨老财奸笑一声，得意地重新坐下：“带走旱魃女，起轿回府。”

“慢着。”众百姓后面有人接了一声。

“何人如此大胆？”

“是我。”一个年约四十的汉子，绕过百姓的队列，稳稳当当走到前面来。